

The Humanistic
Thinking of
an Aesthetician



目光

一个美学家的人文思考

程孟辉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目光

——一个美学家的人文思考

程孟辉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目光：一个美学家的人文思考 / 程孟辉著.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20.1

ISBN 978 - 7 - 5192 - 6581 - 6

I. ①目… II. ①程…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63238 号

-
- 书 名 目光——一个美学家的人文思考
Muguang——Yige Meixuejia de Renwen Sikao
- 著 者 程孟辉
- 策 划 东方云子
- 责任编辑 魏丽沪 吴柯茜
- 封面设计 钟 颖
- 出版发行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地 址 上海市广中路 88 号 9 - 10 楼
- 邮 编 200083
- 网 址 [http:// www.wpcsh.com](http://www.wpcsh.com)
- 经 销 新华书店
- 印 刷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 印 张 43
- 插 页 2
- 字 数 940 千字
- 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192-6581-6/ C·3
- 定 价 14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质检科电话: 021 - 59815625)

(一) “商务”情



▲ 图为本书著者（前排左一）与著名语言学家、商务印书馆原总编辑、总经理、顾问陈原（前排右一）及商务印书馆同仁的合影。



▲ 商务同仁举杯喜迎新世纪。右为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德炎，中为本书著者（时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总编辑），左为其助理陶万存女士。



▲ 在商务印书馆为百岁寿星戴孝侯举办的生日庆典上，本书著者与老寿星的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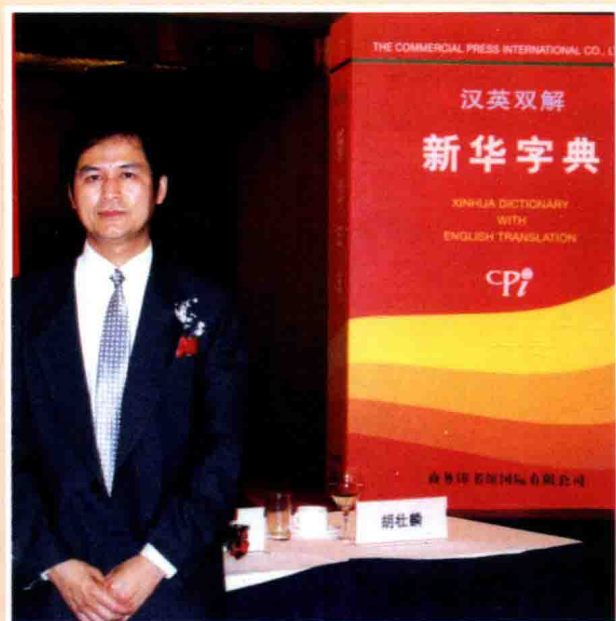
▲ 与商务同仁共庆商务印书馆百年华诞。自左至右：李淑敏、程孟辉（本书著者）、王新善（商务印书馆前副总编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原总经理）、王宝珍、王向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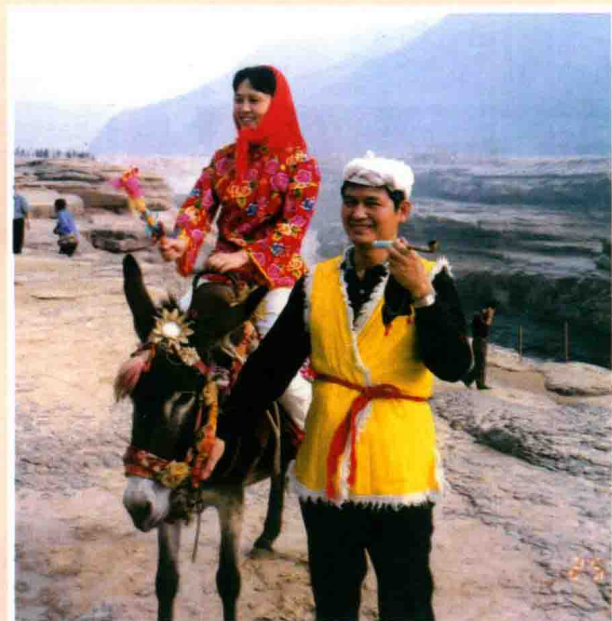
▲ 1987年，本书著者在新加坡出席商务印书馆建馆九十周年庆典。



▲ 本书著者在国际书展商务印书馆展区接受电视记者的专访。



▲ 出版我国首部《汉英双解新华字典》，是本书著者主持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工作的杰作之一。



▲ 我们是黄河的儿女。本书著者与商务印书馆同事白纬女士在黄河壶口装扮陕北汉子与婆姨。

(二) 母子情



▲ 心身零距离。本书著者与母亲在一起。



▲ 母子同赏山光水色。



▲ 虽未挽手端坐一处，母子却时时心连心。

(三) 家族情



▲ 本书著者（后排右一）的和睦大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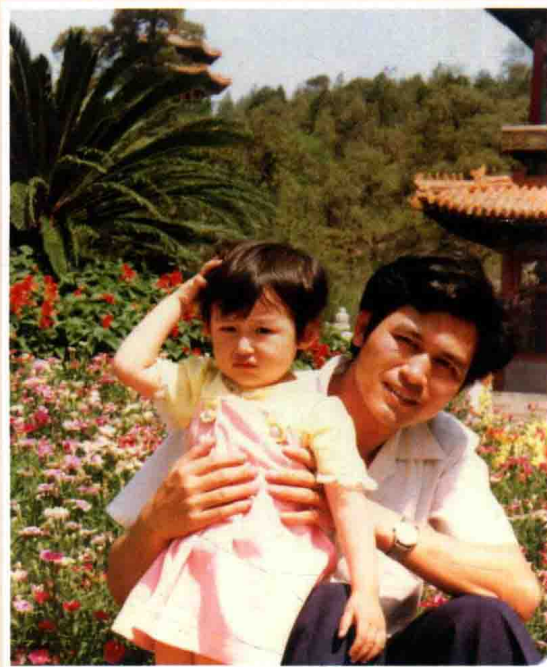


▲ 家族成员聚会为本书著者（居中捧花者）庆60岁生日。



▲ 花甲生日，本书著者喜获祝福鲜花。

(四) 父女情



▲ 小女童真。本书著者与女儿程秧秧在北京景山公园。



▲ 女儿学成，一家三口的合影。

跨界与回归

——序《目光——一个美学家的人文思考》

东方云子

—

2017年11月10日至19日,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务国际”)参与了一年一度全球双“十一”网购节活动,其重点推介的六款汉语学习工具书中,就有程孟辉在商务国际时开发出版的《新华大字典》和《成语大词典》。事实上,商务国际触网多年,在网购平台上开设本版品牌图书旗舰店,已取得不俗的业绩。我在2016年、2017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两度到商务国际展厅购书并向有关负责人了解情况,颇感欣慰。欣慰于曾执掌商务国际的程孟辉虽已离开了图书出版大舞台,但他领导开发的很多汉语和双语工具书,依然是商务国际的主打产品。我多年在不同的季节到北京各实体书店浏览商务国际版图书时得到了印证。当然,这些不断再版的工具书上,“出品人程孟辉”“总监制程孟辉”的字眼已荡然无存,但他和他率领的团队打造的精神食粮至今仍在滋润着读者的心田。当然我们也能想到,不出十年,这些图书产品随着岁月的变迁和人事的更迭而将成为历史的记忆消失在书海中,因为对工具书的需求和编辑理念与《红楼梦》等属于个人著作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而不衰完全不同,未来的商务国际领航人完全可以依照新的理念组织人马开发新的工具书品牌。

我想说的是,曾经有不少业内人士(包括商务印书馆的人)跟我说,程孟辉是学哲学的,一直编辑西方哲学美学方面的图书,他现在去搞语言文字的工具书行吗?其实,这说的就是时下流行的“跨界”。跨界古已有之,中外亦然,只是今天的人把它上升到一个美丽的概念在炒作和升腾。程孟辉从海军航空兵跨界去学西方哲学,再由职业的哲学美学编辑跨界去领导开发语言文字工具书。他是体制内被动的“跨界”,但他每次跨界无疑是顺利和成功的。短短几年他开发了那么多型号、款式的工具书,并且产品再版、重印、畅销,读者的认可就是跨界成功的标志。我的前半生也多次跨界,所以感同身受。

如今,一个跨界成功的出版界学术界人才已回归家庭,在继续他另一个跨界的长征。这是程孟辉的现状。他留给我的思考是21世纪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才。

21世纪已消逝近五分之一的时光,但围绕21世纪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才的命题、课

题、话题并没有因“跨世纪”热词的渐行渐远而淡化下来。事实上,当人从自然界的万千生灵中脱颖而出,成为地球的主宰者时,人才就成为推动(或破坏)人类社会文明和自然生态文明进步(或恶化倒退)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人才,我认为现在有两大误区。一是“海归”的就是人才。进入 21 世纪,中国留学生归国(今日称“海归”)的人数已超过 20 世纪海归人数的总和。许多大中城市视“海归”人士及其团队为“掌上明珠”,为其创业降低门槛,提高待遇,给予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还有减免税等方面的条件,为“海归”人士提供了施展才干和魅力的舞台。有些地方“崇洋媚外”,宁可不用、不重用本土本地人才,也要好高骛远、盲目以优厚待遇引进所谓的“海归人才”,特别是一些开发区、创业园,只要公司里有海归人士一两个以上,就可给入区入园的企业、公司补贴上百万元,结果,钱一到位,有些公司的“海归”员工跑了,公司也搬走了,亏的是当地财政的钱,也就是纳税人的钱。这种“厚海薄土”的畸形理念折射出用人机构和单位的变态思想:“海归”的就是人才!荒唐!

二是体制内的人要么升官,要么辞职下海发财,似乎不为官不下海就不能在体制内做出一番凸显个性、荣耀集体、泽及后世的成就来。还有的体制内机构负责人和人事部门拍板进入时盲从高学历,似乎高学历就是人才,就该引进和重用。当然,人们早已注意到,在中国“50 后”“60 后”大批成功的商界领袖里,多为从体制里的公务员、教师、高知辞职下海经商的。而体制内的人除了按部就班升迁当领导,就只能默默无闻了?

那么,既无“海归”光环,又没有博士学位等高学历,长期在体制里供职的人,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成才、成家、成就骄人的业绩,甚至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国际化人才?当然能。这样的人才是牛人、超能的人。

说说本书作者程孟辉。他从一名东海舰队的海军航空兵,被选调到北京的国务院出版口,再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哲学专业学生,然后到北京的百年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当编辑,长期在体制内工作,他怎么就成了我写 21 世纪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才的主角,甚至还上升为“程孟辉现象”加以探讨分析呢?人之所以为才,关键在个人。

二

程孟辉在商务印书馆做职业编辑时还算专业对口:编辑西方哲学美学方面的译著和学刊。编辑就是为人作嫁衣的无名英雄,是为无数专家、作家提供“二传手”服务的纽带。无数的编辑默默地埋头编书、外出组稿,与作者、译者协商修改书稿,编书、出书是他们的天职和本分。

精力过人、上海人的精明和航空兵的方向感、哲学思维的敏锐,使程孟辉在出色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还把自己锤炼成了“家”——青年美学家。成了“家”,他还要成为青年美学学术活动、社会活动家。作为青年美学学会会长,他带领一批如今已成各领域栋梁之材的青年美学工作者,活跃在美学美育的天地间,干得风生水起。下面是我在 2016 年写的一段综述那段时光的文字——

在20世纪80—90年代,他只是商务印书馆专职编学术书和学刊为主的编辑,但他在美学学术领域搅动的风水令人炫目,使一大批青年美学学者紧紧团结在他周围,创造了一个中国青年美学学术发展的春天或者说巅峰期、高潮期。因此,我给程孟辉再加一个头衔——美学学术活动家,业余的话语叫社会活动家。当时或今天,有几个出版社的编辑有这样的号召力、能耐和魄力?比如美学界著名的“厦门会议”,是1991年4月22日—29日在厦门召开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前景展望”学术讨论会。由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全国青年美学研究会、福建省美学研究会和厦门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主办。参会的一百多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美学工作者,大家针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从“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当代中国美学”“传统中国美学的现代意义”“美学如何面对变化中的文学艺术”“美学的现实应用”“门类美学的当代发展”等方向和问题切入,深入讨论,畅所欲言,充满了浓浓的学术交流气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当时还对此次学术会作了专题评述。

“厦门会议”的成功,其实与一个人的推动息息相关,这就是程孟辉。元月我写的几篇与他有关的文章发表后,不少读者给他的定位是“美学家、学者、编辑、出版社老总”。这似乎有点偏颇。搞学问、做编辑,完全封闭自我、闭门造车是很可怕的,如果你不与社会尤其学术界有广泛的沟通、交流,想在人文社科自然科学领域编出好书,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体会非常之深。而1991年前召开的美学“厦门会议”这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活动倾注了程孟辉的智慧和心血,功劳大大的。下面,为大家简述程孟辉的美学学术活动历程。

程孟辉历任全国青年美学研究会会长、全国青年美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戏曲学院学术顾问和《美学与文艺学研究》(杂志)《现代西方美学》《青年美学博士文库》《中国艺术论丛书》主编。创建“中华全国青年美学研究会”,是程孟辉的一大学术贡献。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存在诸多约束和观念束缚,程孟辉以一种卓越的超前意识和前瞻目光,以他为首组织和发起并创建了中华全国青年美学学会(后在民政部重新登记并更名为“全国青年美学研究会”,简称“青美会”),这个学会一经成立,就显示出其特有的朝气和学术锋芒。

1990年4月,该会主办了在浙江金华召开的“当代中国的美学研究”学术讨论会。5月,《会员通讯》第一期编印刊发。6月,北京地区的青美会举行了“80年代的中国美学研究状况及当今研究课题的学术座谈会”。10月,开展“首届全国青年优秀美学学术成果奖”评选,22部著作、2部译著及24篇学术论文获奖。当月底,在上海连续召开“走向生活的中国美学”和“美的创造者与美的研究者”两个座谈会。12月,与上海市青年干部管理学院联合在上海召开“当前青少年审美教育问题”研讨会。

1991年4月,该会发起并与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联合主办了在厦门召开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前景展望”学术讨论会。同年4月—6月,组织全国各地青年美学工作者在《福建论坛》《文论月坛》《南京社会科学》《天津社会科学》《学术论坛》等学刊上,就“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出路”问题展开笔谈。

1992年9月,发起并主办在青岛召开的“文化变革与90年代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

1993年1月,发起并主办了在北京召开的“当代文化与审美教育发展”研讨会。5月,发起并主办了在北京召开的“美学与现代艺术”学术讨论会。随后,“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美学学术成果奖”在北京揭晓,13部著作和30余篇论文获奖。9月,由全国青年美学会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美学与文艺学研究》创刊,青美会会长程孟辉与首师大教授赵培杰联手任主编。

1994年,青美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学术年会。

1997年,由程孟辉担纲主编的大型学术丛书“青年美学博士文库”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0名青年博士的理论专著问世,彰显了当代中国青年美学家们的整体实力。

显然,程孟辉领衔主导的青美会一经问世就带着一种对中国美学发展走向的关切和思索,为中国美学的持续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底气。这个团队思想解放、聪明智慧、眼界开阔、锐意进取,许多人学贯中西,功底扎实。他们有的专攻美学原理,有的长于西方美学研究,多向度、多层面,花开八方。

1998年程孟辉受命主持商务国际的常务工作,一干就是十余年。随着他的转场、转型和无奈的“远行”,青年美学或说整个中国美学界似乎没了往日的活力和朝气,加上浮躁文化的冲击、娱乐追星造星运动的汹涌澎湃,美学学术最辉煌的时代过去了,在后程孟辉时代,中国青年美学的寒潮持续蔓延,可惜啊可惜。

三

作为学术客串成长起来的美学家,程孟辉个人的学术著作不断再版、重印。他主编的美学著作不断修订再版,并被列入全国高等院校统一使用的教材。2016年1月10日,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鲜活二十年的启示——写在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再版之时》,该文的一些观点被学术界的专家在媒体上公开引用。现将文中的几段文字摘引如下:

在刚刚闭幕的2016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一部“陌生却熟悉”的学术书出现在人民出版社展区的新书展架上。这就是商务印书馆资深编审、知名美学家程孟辉所著的《西方悲剧学说史》。长期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观众,对这本书的出版社名字应该不会陌生,出现在《新闻联播》频率最高的出版机构当推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选择在2016开年再版《西方悲剧学说史》,无疑是对这部兼具学术和历史双重价值的著作的倚重,赋予其新的市场生命力。

《西方悲剧学说史》从一出生到现在注定与“人民”有缘。1994年,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首版。两年后的1996年底,人大社再版重印此书。今天在市场上已看不到最初两版的身影,但在互联网上,依然可以通过旧书网和人大社的网站搜索到有关这本书的出版信息。2009年,《西方悲剧学说史》在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再版。时隔七年,该书又在人民

出版社再版。三次再版，纵横三家中央级出版社，转眼 20 年！一本学术地位无人能取代的书跨越世纪、鲜活二十春秋，在出版队伍的写书人里应该是绝无仅有的。遥想这本书诞生的 20 世纪 90 年代，作者程孟辉正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学人和硕果累累的编辑家。《西方悲剧学说史》成为他的代表作，也填补了学术界的一项历史空白。

放眼当今的学术界和文坛，著作等身、作品丰厚的人多如牛毛，但真要放在历史的案板上考验，又有几个人几本书算得上有独特价值的代表作？著作不在多，在非凡和独一无二。看前人曹雪芹，一部《红楼梦》足够世人读千年而不厌。今人中我熟悉的程孟辉，有一部《西方悲剧学说史》压身，足矣！

偶然的机，我在网上看到一篇论文，是中国传媒大学文艺学硕士（中国古典文论与美学方向）武晓蕾写的，题目是“论黑格尔的悲剧冲突说”，发表于 2013 年 8 月。一看到这个标题，我非常敏感：该文估计绕不开程孟辉的《西方悲剧学说史》。事实果然如我所料。从摘要和正文的全篇都能看出与程式表述风骨贴近的味道。在其文末的 5 条注释里有“转引自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00 页”。

在其罗列的参考文献里，同样有程孟辉的《西方悲剧学说史》。

这只是偶然看到的，程孟辉学术著作之魅力可见一斑。出生于 1987 年的武晓蕾，在《西方悲剧学说史》初次面世那年，才是 7 岁的小孩。没想到，19 年后，这本书与这个长大的孩子有了关联。只有非同凡响的学术著作才有这样的缘分和造化。

由一斑窥全豹，《西方悲剧学说史》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不言而喻。尽管我认真拜读过这部佳作，学界的人可能对它也不陌生，但我推荐大家看书的同时，可以搜索程孟辉在 1995 年第 3 期《戏剧艺术》杂志发表的文章《西方悲剧学说发展概述》配合阅读，更深刻领悟作者对写作《西方悲剧学说史》的定位——对自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悲剧理论家们对悲剧所发表的论点和解释作一历史的叙述。

四

我历来敬佩和推崇出版界的学者型编辑。我国出版界学者型编辑的代表有几个我熟悉的：“30 后”的傅璇琮、“40 后”的李伟国、“50 后”的程孟辉。他们都是我心目中做事务实、人格独立、学范内溢、谦逊守信、与人为善的学者，其共同特点是：不会溜须拍马，书生气浓，直率却不张扬，在学界有地位，出版过独树一帜的个人学术著作，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在学术界内外皆有深远影响的书，都做过出版机构的老总，都在“史”上著书立说。中华书局的傅先生曾跟我说：做编辑的如果同时是一个学者，是有优势的，起码对学术界不陌生、没隔阂，容易组到好书稿，编出好书。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最大的心愿是为学术界办一些实事。”李伟国先生是著名的敦煌学专家、历史学家、辞书专家和编辑家，先后任上

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辞海》编委会副主任、副主编，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名校教授，他锐意改革，激活“辞书之家”，带领辞书社同仁倾力挖掘学者名流资源，以各种社会、学术、文化、教育活动为载体，融入大社会，书写了“辞书为王、传统文化精华图书缤纷多彩”的一段传奇。程孟辉先生是商务印书馆资深编审，知名美学家，与傅璇琮先生是两代人，他本是编书与做学问双线并进的编辑，在商务印书馆蜚声中外的学术文化工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里，承担了诸如《艺术的起源》《西方的智慧》《美学史》《培根论说文集》《我的哲学的发展》《忏悔录》《物性论》等名著的编辑重任，还编辑了许多“名著工程”之外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等方面的图书和学刊，同时出版多部个人学术著作，主编多套重量级的文库丛书，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型编辑”，但老天钟爱有经营管理能力的编辑，20世纪末，程孟辉受命执掌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短短几年，将年轻的商务国际打造成书业内外公认的新型“工具书王国”和双语书出版摇篮，被我总结为“商务国际现象”，程孟辉本人以编辑、学者、经营管理行家的超前目光和多栖能力，创造了一个出版神话，被我称为“程孟辉现象”。

傅先生和李先生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历史文献古籍整理专家，他们在多个单位历练，是“与生俱来”的学者编辑。唯独程孟辉自踏入商务印书馆大门，就没离开过这个机构，他先是做编辑，长期默默为人作嫁衣，没做过大学教授，只是工作之余埋头美学、哲学研究，最终成为知名学者。一个专事编书、编学刊的编辑，想在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西方美学、哲学研究领域有一番作为，谈何容易。程孟辉做到了。他以天赋的悟性、持之以恒的勤奋和日积月累的精深学识证明了他的学术实力。2016年开年，他的代表作《西方悲剧学说史》第三次再版，由人民出版社推出，有感于此，我草就《鲜活二十年——写在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再版之时》一文，在出版界引起一些“震动”，诧异却共同的声音是——之前只知程总是出版社老总，没想到他还是一位学者，还出版了这么有学术影响的著作！

对这种悲哀的“诧异”我一点不奇怪。如今的出版界，和着社会大环境的节拍，与浮躁共舞，别说“学者型编辑”日渐稀少而稀罕，就是很多挂着“编辑”名头的编辑，却不安于案头工作，不舍得花时间精力、财力参与学术活动，与学界保持疏远的非互动关系，偶尔为推出评奖类重点图书，才动用各种资源、人脉找学问家们约稿、争选题，更多的情况是千方百计与社会上的民营文化机构合作，依赖民营公司开发选题，组稿、编印、包装都是别人的事儿，出版社的编辑们只是最后看一下清样，写个审稿意见，让社长总编签字发排而已。单纯依靠社会力量（外力）将无论是学术的、普及的书还是畅销书，推上了网络和实体店的销售榜单，再把这些成果归结为出版机构工作总结中具体的责任编辑、复审及终审者的功劳，平日里再依据有关规定写一两篇所谓的论文（我审读过近百篇出版社编辑、副总编辑们写的出版业务论文，你抄我抄，大同小异）找报刊发表，于是，不论熬年头还是“有的放矢”，评上副高、正高级职称并不困难，比大学里评副教授、教授容易多了。眼下出版社最不缺的是编审、副编审，还有盲从引进的博士、硕士们，有的出版单位长期坐井观天，迷信“海归”和高学历，招来的人多半眼高手低，业绩平平，不得不靠边或调离。毫无疑问，浮躁文

化的大背景下,多数出版人不愿做苦行僧,不再以“学者型编辑”为荣,而是急功近利。

出版社在泱泱大中国,小如麻雀,却五脏俱全,触角伸向所有领域。与各行各业的学术前沿“对接”是编辑们日常的功课与积累。京、鲁、沪、黑、新、桂、湘、赣等省区市的一些出版社的编辑朋友告诉我,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外跑,出席全国的各种与本专业有关的学术活动,因为社里不让报销交通费、住宿费,而学术会议的主办机构邀请函里明确费用自理,只好作罢。这种双向“节约”意识编织的窘境,使得编辑们无法融入学术氛围,领略学术前沿风貌,又如何把握和约到最好的作者、学者写出好书呢?!

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原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扩大会议,一位副署长(早年在出版社做编辑多年,曾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现已退居二线)抛出话题:出版界需不需要学者型(专家型)编辑。大家的观点不一:有人说非常需要,容易约到高水平的书稿;有人说编辑的任务是组稿、编稿,做个杂家、活动家就够了。在我看来,学者型编辑不可或缺。我在出版机构做过编辑、发行、选题管理、印务、版权贸易、秘书等工作,也设计过不少图书的封面和版式,深谙出版的每个环节的内在规律和矛盾。编辑的图书多半是自然科学领域,也有社科人文艺术领域。我虽然不是学者型编辑,但多年跑外审(请专家审稿)的辛苦体会告诉我,必须长期与学术界(以我熟悉的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环保、文艺领域为主)保持密切联系,与顶级专家有畅通的沟通渠道,追踪其学术动态,方能在第一时间请到他们坐镇,让他们心甘情愿放下手头的工作,为你花费心思审稿,写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假如我自己是个学者型编辑,那更有发言权和号召力了,甚至一呼百应,主编出一套套传世图书。这一点,程孟辉做到了。这里以他编辑的几本书为例,诠释一个学者型编辑的眼光和后效应。

程孟辉编辑的《艺术的起源》一书,由商务印书馆首版于1987年,距今已30年,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一种。该书由德国艺术史家、社会学家、现代艺术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格罗塞(Ernst Grosse)写于1894年。富有戏剧性的是,格罗塞是1927年去世的,在他去世60周年时,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艺术的起源》中译版,这一年恰逢商务印书馆成立90周年。程孟辉与格罗塞的“对话”“对接”或者说缘分始于《艺术的起源》。1994年,《艺术的起源》问世100周年,这一年,《艺术的起源》中译版的编辑程孟辉出版了自己的学术代表作、填补国内学术研究空白的《西方悲剧学说史》。程孟辉以中国学者的身份再进一步强化自己与格罗塞的缘分,他出版了《格罗塞原始艺术研究》。商务版《艺术的起源》一版再版,在中国产生持久的影响。在我采访过的艺术和非艺术领域的数十位名流人士中,90%以上都读过商务版《艺术的起源》,受益匪浅,不正是对程孟辉这样的学者型编辑辛勤劳作的无形高评吗?

程孟辉编辑的译著《美学史》,是英国哲学家、美学家,表现主义美学代表人物鲍桑葵(Bernard Basanquet)的代表作之一,著于1892年,中译版由商务印书馆首版于1985年。33年来,这部书对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哲学、美学、文艺学领域的从业者和求学者而言,基础性意义显而易见,地位举足轻重,用我的话说是具有穿越黎明前的黑暗、洞见世界美学历史天窗的曙光效应。

让我们来看看更有趣的一幕：《科学究竟是什么？》是英国著名学者 A.F.查尔默斯(A. F. Chalmers)论述当代科学哲学的代表作，诸如波普尔(Popper)、库恩(Kuhn)、拉卡托斯(Lakatos)和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等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大家的主要学术思想在书中一览无余，通过对 20 世纪科学哲学的八大流派的现状及未来之述评，提出科学哲学发展的设想。一句话概括就是作者用哲学的眼光审视科学。该书的中译本由程孟辉编辑，商务印书馆于 1982 年 12 月推出第 1 版，首印 1.85 万册。这是中国大陆最早问世的《科学究竟是什么？》中译本。我熟悉的几位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师长和前辈好友，均读过该书，评价很高。不少开设科学哲学课的高校都用这本书作讲义或教材。不经意间，我读到中国矿业大学附属小学的科学课教师任英丽写的关于《科学究竟是什么？》的读书心得，开篇说：“我最大的感受是：此书确为理论书籍之经典！科学的本质在不经意间自然流露，理论不显乏味枯燥，恰是平实生动，让我也在不经意间对科学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读过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心中好似在迷惘的黑夜中望着一盏指引我探索科学教学奥秘的指路明灯。”文中一针见血地说：“‘科学究竟是什么？’当一个教师不懂得科学的性质，怎么可能真正上好科学课。怎能做到把科学知识的学习寓于科学探究过程中去、寓于科学史和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情境中去？充其量只是停留在以识记符号为特征的‘应试教育’阶段的教书匠。一个教师掌握了什么是科学，能把科学知识讲活；掌握了科学与其他学科知识的差异，能教好科学这门课程；而掌握了科学的精神，教学中才有可能得心应手、灵活主动、游刃有余！按照目前的我们科学教师状况分析，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对科学认识问题，科学教师难免要以真诚的心、加倍的努力、却辅以伪科学的鸠血误导一批批对科学充满好奇之心的孩子！”

一个编辑如果读到别人对你编的书客观、真诚、不乏深度的评价，喜悦之情不言而喻。我在职业编辑生涯中早就体会过这样的幸福滋味。相信程孟辉的体会比我更深刻。

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中译本一印再印，但它在中国的存在却有三个版本：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第一版（定价 0.78 元）；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年第二版（定价 30.00 元）；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第三版（定价 20 元）。1982 年商务版也就是程孟辉编辑的版本，到第二版问世之前，究竟重印了多少次，已无据可考。第三版是商务印书馆另请译者翻译于 2007 年推出的（其时程孟辉已执掌“商务国际”，向语言工具书高地高歌猛进），到 2013 年 3 月该版本已是第 4 次印刷。

那么，学界如何评价这几个版本的质量呢？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偶然读到了悟道 2008 年 10 月 20 日发表于新浪博客的文章《科学观的转变——读〈科学究竟是什么？〉》。文中说：“《科学究竟是什么？》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有关科学哲学的著作。……希望弄清楚科学究竟是什么，因此便斗胆跨专业报考了‘科学史’的研究生，而《科学究竟是什么？》便是当时两本参考书中的一本。”文中还说：“通过研究生期间系统的学习，我对科学哲学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陆续读到了一些科学哲学方面的原著，但现在回想起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仍是《科学究竟是什么？》这本书，是它将我领进了这个奇妙的殿堂。”该文倒数第二段谈了几个版本的来龙去脉，写道：“从大家的评论来看，普遍认为还是第一版比较好。曾经

看到有不少理工科专业的学者对本书也有很高的评价。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究竟是什么?》这本书也架起了文理之间的一座桥梁。”

也就是说,行家们对程孟辉编辑《科学究竟是什么?》中译本的第一版评价最好。仅仅这一点,我心里很温暖,为程孟辉感到骄傲!倘若孟辉非学者型编辑,他能否有眼力有能力把握好一部名著的编辑,能否与译者们从专业上进行探讨交流,提出修改意见,做好原作者和译者“对话”的纽带和桥梁,向社会输送高质量的精神食粮?不可能。

正因为“学者型编辑”的潜能、储备和优势,才使得程孟辉在学界和编辑出版业如虎添翼,硕果累累。他主编《美学和文艺学研究》、“青年美学博士文库”“中国艺术论丛书”,担任《美学百科全书》《外国美学》编委。其主要著作,除了前述的《西方悲剧学说史》《格罗塞原始艺术研究》,还有《现代西方美学》(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高等院校公共艺术课系列教材,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西方悲喜剧艺术的美学历程》《西方美学撷珍》《西方美学文艺学论稿》等。译著有《艺术哲学》(获“首届全国青年优秀美学学术成果奖”)和《人的哲学》等。他曾分别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复旦大学聘为美学博士学位论文评议人。其主编的《中国艺术论文库》(十卷本)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五

2015年《目光——一个美学家的人文思考》这本书还在编选、修改环节,我随手写了以下文字。

脱离母体的着陆与飞翔,始于1951年春天。呼吸着五星旗下的清风爽气,沐浴着新生共和国的雨露阳光,稚嫩的生命在疯长。终于有一日,青春展翅,他迈入军营,成为人民海军航空兵一员。不久人生再度转向,身在华东的他被“点将”北上进京,涉足文化口。光阴摇曳,转眼间,他又南下羊城,徜徉于全国重点高等学府中山大学校园,成了天之骄子。此刻,低翔的他无法预知自己未来着陆与栖身的职业舞台在哪里。

有眼的上天冥冥中早已为他铺设了溢满书香的时空。孩童时代就对《新华字典》的编写者和出版者充满敬意、顶礼膜拜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朝一日像做梦一样,会走进《新华字典》的出版摇篮,每日编织书香,源源不断向社会输送精神食粮,多年后还率领编写团队,缔造了一部颇具国际视野的《汉英双解新华字典》。

问世于1953年,与他近乎同龄的《新华字典》,是几代中国人共同拥有的一本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首部以白话释义、白话举例的字典,《新华字典》是迄今最具社会影响、发行量最大的一部权威、典范的小型汉语字典。

他天生与书有缘——4月23日是他的生日,也是“世界读书日”。他大半辈子读书、编书、出书、写书。书已然升格为他永不分离的精神伴侣。他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杰出的思想家、作家、戏剧家、诗人、悲剧艺术大师莎士比亚同日诞

生。他的代表作是《西方悲剧学说史》，无不蕴含着天意的契合与绝唱。

2015年，“世界读书日”走过20度春秋。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鼓励全球人阅读而确定每年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彼时，刚过不惑之年的他，已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并称中国近代文化双星的商务印书馆的知名高级编辑。他出生于上海，工作于北京；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他的家乡上海，迁居于他的第二故乡北京，天作的巧合。

说来有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是基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加西拉索·德·拉·维加、莫里斯·德吕翁、弗拉基米尔·纳博、曼努埃尔·梅希亚·瓦列霍等为促进人类社会和文化进步做出贡献的名家巨匠皆在4月23日出生或谢世。与生俱来的4月23日，注定与书为伴的“命运”。

他，就是供职于跨越三个世纪、名扬中外的商务印书馆的资深编审、出版家、美学家、经营管理专家程孟辉。

从1951年到2015年，从人生的起航到远离职业舞台，回归小家，甲子风云无常，阅人无数，经事多多，波澜不惊，淡出光鲜职场，不再是主角的岁月帷幕徐徐拉开，却不曾停息做赋闲之人，或忙碌于学术活动、课题研究，或行走天涯，纵横四海，激情依旧，感觉如初。这一切源于他始终拥有的永不疲倦的财富——目光。

宇宙中的自然万物以及人间里诸如偏远山区静态无争的百岁寿星，不具备的一种灵魂叫“目光”，但它（他）们往往是目光的原动力和参照物。30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剑桥大三学生牛顿，在姐姐的乡间果园里，将听觉与目光锁定了掉在地上的苹果，催生了万有引力定律。早期的飞行梦想者，将目光凝聚于翱翔天地间的鸟儿，它们任凭风吹雨淋日晒冰打却平衡无碍，自由自在，仿生成果应运而生——有双翼如鸟翅、外观似鸟儿的飞机问世沿用至今。人们把目光投向寿星云集的区域，找寻长寿秘诀，开发旅游养生产业，推动经济发展，堪称“目光”与“参照体”结合出生产力的范本。某种意义上说，目光就是生产力。

书籍、报刊、音像制品、文物等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与载体皆是人类目光的总汇。目光从未孤立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程孟辉在其著作《西方美学文艺学论稿》中说的——没有希腊，就不可能有罗马，这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天然联系。图书是蕴含信息量和闪光点最为丰富的，读书人读的实际就是前人先贤和今人的“目光”集成。

翻开普天下的学术专著，研读教授、学者和硕士生、博士生们的学术论文，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书末文末罗列的林林总总的参考资料、文献，这正是作者借鉴他人“目光”结晶的明证。

本书中，程孟辉的学苑论剑与人文札记，无不是将目光对准先哲精神遗产和社会人情风物，透过客体的“目光”唤醒自身的目光，经心脑加工，凝为佳肴，呈现在读者的目光中。

目光的差异是横亘于伟人与庸人俗人的分水岭。人与人的差距无关学历智